

地
獄
門

上



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

地 狱 门 上

(台湾) 欧阳云飞 著

作者简介

本人刘鸣盛，笔名欧阳云飞，又名余飞，一九三一年生于山西省定襄县。早年就读省立忻州农校，四七年负笈北京，旋即考入青年远征军。五零年随军来台、五四年毕业于某军事学校，六零年因一篇由胡适所办之“自由中国”杂志上的文稿贾祸，不久便离开军旅，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小镇定居下来。

学生时代即喜游戏笔墨以自娱，惟多感怀忧时之作。写武侠是从六零年开始的，是兴趣，也是为了生活。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总共撰写了四十余部长篇及十几本短篇，约二千余万言。现发行的二十四部系经过筛选的精品。余则束之高阁，不再传世。

创作过程可分为三期：初期的六十年代台湾仍处于典型的农业社会，人民生活艰难，知识份子尤其烦闷、彷徨，而政治则列为禁忌！喜欢舞文弄墨者争相转而大写忠孝节义，借侠客武士之刀以泄胸

中愧坐，亦为广大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可观的精神食粮，“鬼谷”、“地狱门”、“魔鬼书生”曾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现今的不少中壮代，即为当年人手一册的忠实读者，其影响之大不言可喻。

七十年代中应为中期，此时台湾已大致工业化，社会的步调变快，小说的节奏也跟着改变，过去动辄二、三十本，甚至五、六十本一部的冗长之作已不复见，代之而起的是三本为一部的三十二开本。情节力求紧凑，对白务必隽永，布局之巧妙，结构之严谨，自不在话下。“九龙刀”、“鬼面侠”、“血剑屠龙”等便是此一时期之代表作。均曾在香港“武侠世界”杂志连续十几年的连载中连载过。

晚期约自八十年代起，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大家的生活也大为改善，传统的小说已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于是，一些幽默、诙谐、风趣、逗笑的作品遂应运而生。“好小子阿郎”、“好马不吃回头草”、“赌命浪子”、“鞭影弥天花满楼”即为晚期创作中之佳构。尤其是“好小子阿郎”、“好马不吃回头草”，乃八六年全台湾最畅销的武侠小说。在香港“武侠世界”连载时亦曾造成轰动。并且有人愿出资拍摄电影及电视剧，刻正洽谈中。

目 录

- | | | |
|---------|-------------|-------|
| 第 一 章 | 武林惨变 | (1) |
| 第 二 章 | 怵目惊心 | (54) |
| 第 三 章 | 纵虎归山 | (107) |
| 第 四 章 | 义贯日月 | (154) |
| 第 五 章 | 临危受命 | (204) |
| 第 六 章 | 一身是胆 | (253) |
| 第 七 章 | 卧 龙 堡 | (300) |
| 第 八 章 | 天 伦 泪 | (353) |
| 第 九 章 | 绝技惊魂 | (402) |
| 第 十 章 | 义薄云天 | (454) |
| 第 十 一 章 | 盟主令牌 | (505) |
| 第 十 二 章 | 倩女情伤 | (556) |
| 第 十 三 章 | 招魂之幡 | (612) |
| 第 十 四 章 | 咫尺天涯 | (667) |
| 第 十 五 章 | 追 魂 掌 | (705) |
| 第 十 六 章 | 六亲不认 | (724) |
| 第 十 七 章 | 情天恨海 | (778) |

第十八章	母子团聚	(834)
第十九章	枭雄断腕	(889)
第二十章	语含玄机	(943)
第二十一章	父女相逢	(998)

第一章 武林惨变

寒冬腊月。

朔风怒号……

雪片翻飞……

银装素裹的南岳衡山，像是一条好梦方酣的玉龙。

静极了！

也美极了！

就在这千山鸟绝、万径人无的冰雪世界中，却有一个黑点慢慢地向山上移动。

那是一个少年在暴风雪中踽踽独行。

他年方十七、八岁，身着一套肮脏、破烂的棉衣，满面风尘，一脸菜色。

尽管风霜之苦使他憔悴落魄，却无法掩盖他那股英俊挺拔的气度。

他是谁？

为什么在这数九寒天，来这群山之巅，饱尝这绝岭寒飚。

……

自从呱呱坠地，他就不知父母是谁？

一个姓田的婆婆把他抚养成人，他跟着婆婆姓田，单名一个枫字。

田婆婆孤苦伶仃，仅有一个孙女幼梅，恰和田枫同年。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三人住的是一栋仅能聊避风雨的茅屋，生活清苦。但是田婆婆对这一双小儿女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谆谆教诲，却使他们的身心感到无限的温暖。

这是一种温馨而又与世无争的生活。

他们在这里度过了十五个春秋，然而……

一日，二人出外玩耍，回来时，只见房屋已烧成灰烬，田婆婆倒在血泊之中，已是奄奄一息。

“孩子，你们快逃，快离开这里……”

“婆婆，是谁，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枫儿，别问，带着梅儿走……枫儿你要照顾梅儿……”

“婆婆，我要知道这是谁干的。”

“别问了，他们都是武林中人，你们对付不了的……”

由于田婆婆伤势太重，话未讲完，便撒手西归。

幼男弱女，遭此惨变，不禁相拥而泣，痛不欲生。

人亡屋毁，栖身无地，二人安葬田婆婆之后，走上了沿门托钵之途。

他们一边乞讨，一边寻师学艺，打听仇人下落，誓为田婆婆复仇。

谁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十五岁的幼梅，已经出落得清丽脱俗，楚楚动人。

一个如此姣好的少女，沿门乞讨，不但容易招蜂惹蝶，更会引起色狼的算计。

灾难终于降临到他们身上。

有一天，田幼梅被一个恶少强掳而去。

恶少是会武艺的人，身手奇快，行走如飞，田枫连人家的面貌都没有看清楚，哪里还能阻挡得了？

蹊踪追赶了很久很久，终于找到了。

找到的不是幼梅妹妹，而是条条污衣，片片落红。

恶少早走了！

幼梅却生死下落不明！

望着那污衣，落红，田枫不禁肝肠寸断，热泪夺眶而出。

陡然间，他变了，变得很彻底！

羡慕！

妒嫉！

恨！

他恨所有的一切！

谁！夺去了他的父母？

希望毁了！

他要寻找自己的生身父母。

要为田婆婆报仇。

要为幼梅妹妹雪恨。

要杀尽所有欺凌过他的人。

他要学功夫！

于是，他忍饥挨饿，跋涉于大江南北。

他首先到达昆仑山“仙都观”，仙都观的观门紧闭，交叉贴着两张陈旧的封条，上面写道：

**顺我者存
逆我者亡**

右边门扉上另有一张告示，写的是：

**严禁出入，
违者当斩**

署名是“万恶夫人”四字！

田枫本想冒险进去，求求观中道士，收他为徒，无奈墙高壁厚，观门紧闭，他进不去。

呼喊了很久，也没有一点反应。

无奈，只好步下昆仑山，直奔中原。

然而，来到中原又有什么用呢？

武当一派的遭遇，和昆仑一模一样！

少林一脉一样！

岭南一脉也一样！

武林各大门派，都遭到同一的命运，被“万恶夫人”封啦。

他不谙武功，又无钱购买代步。分访昆仑、武当、少林、岭南四派之后，已耗去整整两年的光阴。

田枫十七岁啦。

两年来，他吃的苦更多，受的气更大，也更恨所有的一切！

他走头无路之下，来到“普济寺”。

“普济寺”是他最后的一站，也是希望的终点。

他抬头望望雪雾迷蒙中的普济寺，喃喃自语道：

“啊，天哪，求你可怜可怜我悲惨的遭遇，别把普济寺封闭，让我达到投师学艺的愿望吧！”

哎，他算是白祷告了。

领袖武林的普济寺，也和少林、武当一样——封啦。

田枫见状，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颤，差点晕倒在地。

啊，天哪！墙高，壁厚，庙门紧闭，我飞也飞不进去。

难道我田枫命中注定要受人欺侮，而永无报仇之日？

难道田婆婆和幼梅妹妹的血海深仇就此罢休不成？

难道我永远姓田，找不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难道……？

难道……？

不！绝不！

“咚！咚！咚！”

想着想着，忽然举手在庙门上重重的捶打起来。

庙门久封款启，积尘盈寸，这一阵捶打，滚滚而下，落了他满满一身！

落一身尘土，没有什么了不起，寺内没有半点反应，才令他伤心呢。

正自烦忧间，忽闻一个冷冰冰的声音说道：

“哪来的野小子？胆敢敲打庙门，公然违犯万恶夫人的敕令！”

声圆音嫩，吐字如珠，一条白色人影凌空而来。

来人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

朱唇凤目，柳眉横翠，体态窈窕，婀娜多姿，顾盼之间，神光湛湛，清澈如水。

一身雪白的紧身衣裤，外罩杏黄色薄纱，越发显得出尘脱俗，恍如一朵刚刚出水的芙蓉。

田枫看得一呆，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

白衣少女眸光在他脸上滴溜溜的一转，探怀摸出一个小本子来，道：

“喂，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门派的？”

田枫一愣，道：

“在下姓田名枫，并非武林中人。”

白衣少女双眉一挑，倏然伸手向他的右腕扣去。

田枫根本不懂攻守进退之术，但觉手腕一麻，已被白衣女抓在手中。

白衣女一怔，笑盈盈的道：

“你不是武林中人，跑到这个倒霉的普济寺来作甚？”

语气神色之间，和刚才判若两人。

田枫正色言道：

“兄弟身负血海深仇，欲来此投师学艺。”

“哼，傻小子，普济寺的和尚连自己的秃头都保不住，那点功夫学了有个屁用。”

“那么，何人武艺出众，敢请姑娘指点迷津。”

“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先说给姑娘我听听。”

田枫闻言，将自己的身世说了一遍，一字一泪，凄楚感人。

白衣女听毕，嫣然一笑，道：

“嗯，你的遭遇虽然还不够悲惨，但，已经够可怜了，按理还算合格……”

田枫一呆，道：

“你说我的遭遇还不够悲惨？……”

白衣女含情脉脉的望了他一眼，接道：

“家师最同情家破人亡，受人凌辱，身负奇仇的人，如果想学功夫，干脆拜在我师傅门下好了，只要她老人家肯收留你，管保有仇报仇，有恨雪恨！”

田枫两年求师不遇，今天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好机会，当然喜不自胜，忙笑道：

“有劳姑娘提携。”

白衣女白了他一眼，道：

“只要你学成之后，别把我忘掉就够啦。”

田枫一本正经的道：

“姑娘盛情厚意，田枫永志不忘。”

白衣女秀肩一耸，甚是受用，甜甜一笑，道：

“我去普济寺有事，你在寺里等我好啦。”

纤手往他腋下一托，双双拔起三丈多高，站落墙头之上。

这一手轻功提纵之术好妙。

直看得田枫目瞪口呆，钦佩之念油然而生。

放眼四望，殿院重叠，房舍栉比，至少在千间以上。

庙院虽然广大，里面却是一片沉寂。

听不到任何声音。没有一个人走动。

偌大一座寺庙，好像连一个人也没有。

白衣女得意的抿嘴一笑，伸手架住田枫右臂，一泻而下。

飘身落地后，白衣女道：

“你在庙门附近玩玩吧，我办完事之后，咱们就一块儿回‘万恶谷’！”

话落人起，刹那间走得踪迹全无。

这一段际遇太奇特，田枫呆立在庙门附近，茫然的四望着，想着……。

她是谁？

她师傅是谁？莫非是那个封闭武林各派的“万恶夫人”？

“万恶夫人”？这个绰号好可怕，想来定是个道道地地的女魔头？

如果真是这样子，我要不要拜她为师？

管他的，只要有功夫学就好！

……

夜色已深。白衣女还没有回来。

忽然，耳际响起一阵丝丝风声。

定目处，只见一条黑影，直向远处的大雄宝殿奔去。

黑影去后没多久，大雄宝殿内透出一缕昏黯的灯光，隐约中似有谈话之声。

田枫久等不耐，见白衣女是向大雄宝殿去的，当下略一

犹豫，便缓步走去。

大雄宝殿内站着一个人年约五旬左右的道人，身高体胖，寒目如电，显系内家高手无疑。

道人的身后，站满了穿着各色袈裟的和尚。

个个面色凝重，似有万千心事，瞪眼望着前面的描金高脚坐椅，一言不发。

道人似是坐立不安，忽而来回走动，忽而搓着双手，忽而流目四顾……。

适在此时，从大殿侧门内闪身走进八个老和尚。

八僧地位可能不低，殿内弟子全部合掌为礼。

道人也连忙打了一个稽首。

八僧竖掌还礼，落坐在描金高脚坐椅两旁的蒲团上。

眉垂目闭，宝相庄严。

仍然没有一个人出言。

静得令人窒息，可闻银针落地之声。

八僧落座未久，殿内红影一闪，高脚坐椅上已坐定一人。

身穿大红袈裟滚金，手持禅杖，不怒自威，道貌岸然，乃是普济寺当今掌门人道惠大师。

在他两侧蒲团上坐着的，全是寺中得道高僧。

右侧依次是：道澄、道明、道因、道空；

左侧依次是：道宏、道清、道心、道灵。

那个道人，乃是名满天下的武当一智道长。

道惠大师扬目扫视一阵，沉声说道：

“老衲晚来一步，累一智道兄久等。”

武当一智道：

“哪里，夤夜造访，有扰大师清修。”

道惠大师道：

“道兄一路行来，可曾遇到万恶夫人手下之人？”

武当一智道：

“托大师洪福，沿途尚算平静。”

道惠听毕点点头，挥手召来十二个灰衣和尚，道：

“你们即刻分别隐身院墙四周，如有动静，立时回来禀报。”

十二僧听完，唯唯应命而去。

道惠目送十二僧去后，一整脸色，道：

“道兄冒险入寺，可是为了万恶夫人？”

武当一智道：

“是的，万恶夫人挟空前未有的淫功妖术，君临武林，杀人盈野，封闭各大门派，严禁行道江湖……”

因此，我们武当、昆仑和岭南、少林四派，曾集议少林寺，大家一致认为应起而反抗，贫道此来，就是为此。”

道惠大师白眉轩动，面有喜色，道：

“哦，武当等四派高手曾集议少林寺，但不知有何破敌妙策？老衲愿闻其详。”

武当一智振振有词地道：

“此事最是简单不过，只要我们衡山、少林、武当、昆仑、岭南五大派携手合作，倾力相抗，料想万恶夫人邪功再高，也不难生擒活捉，为天下除害！贫道衡山之行，就是想请大师以武林盟主的身份，统理全局，领袖群豪，不知意下

如何？”

原来百年前，武林各正大门派论剑黄山，衡山普济寺技压群雄，夺得魁首。

从此，衡山一脉便成为武林盟主，江湖上各种大小事故，皆以普济寺掌门人的意见为依归。

道惠听完一智之言，甚感失望，摇摇头，道：

“道兄用心良苦，老衲万分感佩，只是，此法无异以卵击石，自速其亡，老衲不敢苟同。”

此话一出，在场所有之人不禁为之愕然。

武当一智面有诧异，很激动的说道：

“什么？我们五大派联合对付万恶夫人，是以卵击石，自速其亡？”

道惠大师一字一句的道：

“是的，据老衲所知，合咱们五大门派之力，也不是万恶夫人的对手。”

一智听得一呆，道：

“请恕贫道冒昧，大师怎知合我们五派之力，都不是妖妇敌手？”

道惠闻言脸色微变，望望坐在两侧的八位师弟，道：

“老衲从来不危言耸听，此话自然有所依据，不过，此事说来，令人心碎肠断，不提也罢。”

武当一智忽然一上前三步，道：

“贫道倒要听听大师何所依据，因何畏缩不前？”

一脸愤色，已不若先前那么恭谨。

道惠慨然一叹，道：